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燕姻緣全傳
第三十九回 瑞雲逼婢要清身 臨妝別主欲自縊

詞曰：聽講《史記》書中事，再表言官筆下文：躍馬橫槍誇猛將，鋪謀設計羨文臣；文添秀士經綸志，武助英雄戰鬥心。寶劍重磨光射鬥，金鍾再撞響穿雲。知心君子休心困，更聽新文接舊文。

這首閒言按下。

話表安瑞雲小姐上得樓來，臨妝已用過晚膳。小姐道：「早間老爺要來代你看病，多虧聖旨下來，打了一天的叉。明日定要上樓，你該自己早些打點打點！」臨妝說道：「婢子並無主意，要求小姐的妙策，救我性命。」小姐道：「賤人呀，你自家不害羞，反叫我救你性命。我又不是醫生，卻便如何救你性命？」小姐在臨妝上下一看，見他這個樣子，卻也難看。你道為何？他已經有了四五個月身孕，難道還看不出來？只見他：

胸前兩乳高高起，羅裙八幅馬門開，

看來目下容顏改，全然不像女裙釵。

喜的是一件，人並不見瘦，養得紅端花色。小姐又好笑，又好氣，連連罵道：「你這賤人！當日你的膽太大了些，以致有今日。到是今晚早些尋個死罷，你不要帶累我。」臨妝再四哀求小姐代他想個良方。

小姐左思右想，回到自己房中，開了書櫃，取了一條汗巾，一張紙刀，籠在袖中，走到臨妝房內，說道：「今有兩件東西送你，聽憑你走那一路。」說罷，遞與臨妝小姐。又道：「並非我狠心逼你，如今要各保名節。」臨妝見這兩件兇器，清滴滴眼淚猶如泉湧，望著小姐道：「總是我臨妝不是，有累小姐。小姐請自回房，婢子自有道理。」小姐卻也不忍在此看他尋死，轉身回房，掩上房門，心下罵道：「呂昆，你這喪心賊子！讀書人你妄行妄為，乾出這樣事來，將我丫環活送了他的性命，也未必能個放你！」正是：

你欲害人害人，冤冤相報幾時休？

小姐此刻也非有（好）意逼他，亦是出於無奈，再言臨妝見小姐回房，一人獨坐房中。若是往日，還陪著小姐說些閒話；自從那日留下呂昆，小姐並不把他作人。只因呂昆去後，每晚獨自一人，卻也冷冷清清。獨有今晚悽慘，望著自己胸前摸了幾摸，不覺淚下，口中罵道：「呂昆，你這賊子，害得我死的好苦！是你這個冤家，留下這條禍根，你竟付之不問。可知我的性命在於頃刻？可憐奴是個雙身之鬼，焉能與你甘心！我與你前世冤家，誰知你：

全然口應心不應，言語從無半句真。

名雖夫婦非夫婦，姻緣簿上掛虛名。」

臨妝低低的哭了一氣，開廚櫃，將些衫裙首飾取出來，穿的穿了一身，戴的戴了一頭，正是滿頭珠翠，遍體羅衣。你道他是何原故？他怕死後將些東西便宜了別人，故爾都穿戴起來。哭〔哭〕啼啼，欲尋自盡。

先拿起刀，只見鋒芒相似。心下暗想：刀上死，不得個全身。只得放下。又取了條汗巾在手，連連叫了幾聲：「汗巾呀汗巾！我臨妝與你無仇，為何今日我命送在你手？」又叫道：「呂昆呀呂昆！我那一天臨送你出門，何等樣囑付你？到家千萬托出一個心腹上的人，到我們這裡來代我家小姐為媒。那時我家小姐與你成就了百年好事，我臨妝今日不至暴露。你回我：不必憂慮，你回去自然著人前來。誰知道：

魚沉海底無消息，雁阻河山信未通。

越等越無音信。定然是又在那一處貪戀紅裙，忘卻了山盟海誓。似你這等喪心的人，獨不聞：明有王法，暗有天理？何曾見做壞事的沒有報應！你既讀聖賢之書，必達周公之禮，焉有停妻再娶，任你胡行？你雖奸狡澆漓，卻怎逃得皇皇天道？想我今番無辜而死，一點癡魂，豈能得散？定然前趕幽司，哀求對案。」

只哭到二更時分，窗兒外面濛濛細雨，淅淅風聲。看著一盞孤燈半明半滅，一陣心酸，言道：「呂昆呀，我記得那一天會你之時，滿天星斗；到今朝，是這等噴沙細雨，教我好不悲傷！」又想到：「他的言語其實溫存，料不是個無情之輩。定然托不出個心腹上的人來，所以擔擱。只怕你那裡人欲來時，我這裡命不待矣。」連取了一幅花箋，淚汪汪寫了幾行情辭，留別呂昆。上寫著：

自接君顏，方將百日，情思舊事，搵淚酸心。妾與君偕連理，雖屬苟且，已訂終身。不料魚沉雁杳，月老無音。妾今身懷六甲，已經五月。家主憐身苦楚，意欲親視診脈。倘事發覺，妾身難保。與其暴露於後，不若短見於前。妾今捐軀忘身，以保小姐清節。妾死之後，速速托媒下聘，六禮須周，無使白頭相歎。君家有情，念苦命臨妝身終非命，親至荒郊，燒一陌之黃錢，奠之清酒。君情既有，妾便心灰。嗚呼！紙上痕斑，傷心淚漬；臨別贈言，留為清照。

又題詩一首道：

別時容易見時難，淚痕新舊未曾乾。

可憐一個癡情女，化作幽魂夢裡還。